

新书点击

探索记忆的奥秘

——读杜威·德拉埃斯马的《记忆的风景》

□叶 雷

著名诗人、翻译家、旅行作家，荷兰人西斯·诺特波姆在他那部关于秩序与混沌、生命与虚无的小说《仪式》中有句名言：“记忆像一条狗，躺在让它怡然自得的地方。”著名心理学家、荷兰格罗宁根皇家大学教授杜威·德拉埃斯马，他的《记忆的风景》一书，便引用这句话作为开篇。书的副标题是“我们为什么想起，又为什么遗忘？”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书的封面还引用了法国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名言：“人的回忆会被气味、触觉、视觉瞬间击中，从而勾起连绵不绝的往事。”

德拉埃斯马写作《记忆的风景》，既有学者的客观严谨，又饱含浪漫的诗意和人文情怀，一面信手拈来心理学史上有关记忆的各种理性研究，一面又招来普鲁斯特、纳博科夫、博尔赫斯、狄更斯、伍尔夫等文学大家现身说法，让你在为“记忆奇景”而感叹的同时，又为记忆的文学面向而心醉神迷。正因为如此，《记忆的风景》出版之后，荣获了4项荷兰国家大奖，除了2项科学奖，另外2项是文学奖，还入围了英国最受欢迎科普图书大奖，被称为“最具人文情怀的科普读物”，目前18种语言版本畅销全球。

《记忆的风景》研究的主题是“自传体记忆”。在心理学上，根据记忆中信息加工机制的不同，可分为工作记忆、内隐记忆和自传体记忆。工作记忆是一种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储存的能量有限的记忆系统；内隐记忆是指在个体无法意识到的情况下，过去经验对当前作业产生的无意识的影响；自传体记忆是个体加工、组织和存储个人重要生活事件的一种心理过程，它把记忆的对象聚焦于重要的生活体验。“自传体记忆”就像私人秘书一样，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但它又不会对我们言听计从。

所以，作者是以问题引入来探究的：有时话到嘴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有时会突然觉得某人、某物或某地似曾相识，再想仔细回想时这种感觉却倏忽而逝？记忆中的某个场景，为什么会像照片一样清晰地印刻在脑海中？尘封已久的往事，为什么会让你觉得恍如昨日？为什么有时会突然被熟悉的声音或气味带回遥远的旧时光？为什么我们几乎都记不起两岁或者四岁以前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自传体记忆”在作祟，一直伴随我们整个生命的历程。

作者在简单定义“自传体记忆”之后，

便从世界上第一个关于自传体记忆的实验——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于1879年所做的“联想与回忆”实验——开始说起，高尔顿草拟了一份写有75个单词的单词表，看见了某个单词就按下秒表，等头脑中出现关于这个单词的几个联想后再按下秒表，结果证实“我们的思维轨迹有其一成不变的定式”，并第一个阐明了“怀旧效应”，即当人们步入60岁之后，总是会回忆起年少时候的事情。当然，奠定记忆心理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则应归功于功劳更大的、艾宾浩斯的“量化记忆实验”。

每个人的人生都建立在记忆之上，没有了记忆，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长度。但是，大脑或许已经为我们设计了忘记那些无关紧要事件的程序，因为“记忆是为了迎合当前意愿的需求而对过去事件加以重构的信息表征”，自传体记忆的信息表征对某事件的一般性印象或属性“记忆”，与我们的兴趣以及改变联系在一起，每个神经性元素都形成一种清楚的联合，并准备随时侵入其它之中。因此，“婴儿遗忘症”的根源，并不是神经生理发展的局限，而是“认知的自我”发展的结果，这也是自传体记忆产生的原因所在。

感觉和思想的强度、它们之间的交替、它们的数量、它们接踵出现的速度、所付诸的注意力程度、将之储存在记忆力所花的工夫以及它们所唤起的感情和联想，决定了心理时间的长度和速度，这正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过得越来越快”的原因所在。童年“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每一天都新鲜而漫长；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人生目的也越来越直接，生命的内容与色彩日益单调，所以时间体验也便在联想中被压缩或者删减，所以时间如白驹过隙。那么，预防“老年痴呆”，保持生命的新鲜度就很重要了。

杜威·德拉埃斯马在书中除了揭秘个体生命编年史“自传体记忆”的运作规则，还生动地展现了“似曾相识”“闪光灯记忆”“普鲁斯特现象”“濒死体验”等各式记忆风景的奇幻瑰丽。就如作者所言：“答案不只存在于心理学中，作家、诗人、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也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因此，《记忆的风景》也自然延展到了文学、哲学、历史等各个相关的领域，所以，《自然》杂志评价这本书说，“用诗意的笔触阐述了心理学史上和当前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也不妨放慢疾驰的脚步，聆听记忆的回响，在阅读本书的同时，好好回望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悠悠时光。

（《记忆的风景：我们为什么想起，又为什么遗忘？》，（荷）杜威·德拉埃斯马著，张朝霞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7月第一版）

书市扫描

《阎崇年讲谈录——读史阅世五十年》

九州出版社2014年5月版

作者：阎崇年

本书是作为清史学家的作者多场精彩演讲、报告的讲稿合集。全书分为读书治学、地方人物、以史为鉴三大篇章，共十四篇。作者将多年来致力清史研究的成果用通俗化的语言方式展现出来，让读者对清代有一个客观、完整的了解。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老者，作者将自己多年来的读书治学心得以及为人处世的经验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以期对读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和裨益。



《我要稳稳的幸福》

文汇出版社2014年5月版

作者：薇 薇

这是一本情感小说集，很单纯的幸福在各种故事中流淌，很唯美的都市情感温暖着渴望爱和幸福的人们。那些人物都是我们生活中随时可以看到的身边人，他们的经历也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但是多了一些温情和思考。作者是个努力奋斗的80后，经常念念美好的青春岁月，爱旅行、爱至情至性的事物，喜欢用文字记录心中所想、所感，并分享给崇尚爱与被爱的人。



《追问膳食：食品哲学与伦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作者：科尔萨斯（荷）

本书将食品生产和消费与美好生活相联系，对与食品生产和消费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进行了原创性的思考，其中对食品的科学生产和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伦理问题的精深研究，尤其是对转基因食品和功能食品、营养和基因组学，以及食品生产体系的全球化等问题的讨论，有助于读者系统理解食品伦理学这一新兴的应用伦理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归纳。



《十九世纪欧洲艺术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作者：曲培醇（荷）

本书关注以19世纪为中心时段的西方艺术，广泛涉及绘画、雕塑、建筑、摄影、装饰艺术，涵盖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流派，详尽介绍名家名作及重要艺术观念的演进，立体呈现构成艺术领域的艺术家、美术学院、批评家、画商、各类购买者等要素的变化，更将艺术的演变为19世纪西方政治、经济巨变的背景中，帮助读者全面把握这段艺术史错综复杂的线索，了解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学院规则走向艺术自由的精彩历程。





水均益看世界
益往直前

24

我能回报给他们的，唯有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做我认为对的事情，仅此而已。

缓兵之计明显起了作用，台里对我暂时的失踪，没有任何怀疑，这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当战争进行到第5天时，整个中东的天气变得非常糟糕，一场沙尘暴不期而至。2003年3月25日，当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约旦首都安曼时，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在扯天扯地的雨线中，找到了提前租的车，连吃饭都顾不上，跳上车直奔约旦边境。

中东这个地方，每年的三四月份便会有异常天气出现，沙尘暴是最常见的，在靠近地中海和红海的地方，偶尔会有雨。但是这么大的雨，我在中东来回采访那么多年，也是很少见到。那天，我透过越野车挡风玻璃，看着那疯狂刷动的雨刮器，有种前路茫茫的无措感。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一路究竟能走到哪一站——这种强烈的空乏，很少在我

心里出现过，那一刻，却强烈得无以复加。

就好像，三个“天涯亡命之徒”，我看着身边的两个战友，不由得想到了这么戏剧化的一个词。是啊，这一路还有很多事情要想，却怎么也想不出结果，台里会怎么处理我们这种行为呢？会不会完全封杀我们的报道？我们个人能否承担这样的后果？

我甚至想到，如果实在不行，我就宣布脱离跟中央电视台的关系，对外宣称这完全是我们个人行为。我甚至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演练那一套说辞，如何无奈悲壮，如何激情澎湃……

如今，虽然已过去了这么多年，有些细节再想起来，就像是陈年的纸张，有些泛黄褪色，但那种心情，至今仍刻骨铭心，不曾或忘。

一路胡思乱想，到达约旦边境天已经黑了。沿途看到很多装甲车和大型军车，整个边境处于一种戒严的状态。我们每走一段，就会被拦下，要求出示各种证件，但还算顺利地到达了约旦边境口岸。

在口岸办手续时，约旦方面的工作人员问：“你们是记者？你们知道这段路非常危险吗？”

我说：“我们知道，我们前两天才刚刚从这边出来。”对方有些疑惑：“现在所有人都想办法从伊拉克往外跑，你们跑进去干什么？”

我说：“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记者，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跑到那里面。”

那个工作人员的表情有些微妙，说不上敬佩，是一种带着理解的微笑，他跟我们寒暄了几句，痛快地说了声：“那就祝你们好运吧！”接着，啪！啪！啪！三声脆响，给我们盖了章。

我们就这样亢奋而疲惫地在夜色中走出了约旦国门，穿越了一片足球场那么大的空旷无人区，来到进入伊拉克所必经的一道拱门前。这是我们记忆中的痛苦之地，虽然站在拱门这边，就能望见伊拉克的办公区，包括行李检查、海关、移民等部门，但是要通过这扇门，正式进入伊拉克，得做好耐心等候、等到生根的思想准备。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回忆起1998年从伊拉克离开的一次经历，因为一个不靠谱的司机，我们在这里被扣了整整24个小时。那一次，我们带了近一吨半的卫星传送设备，为了方便运输，我们就租了一辆像公共汽车一样的大轿车，司机是个30多岁的伊拉克人，胡子拉碴，腿有些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看上去很老实。一路上我们聊得很愉快，夜路漫长，怕他开车犯困，我们还时不时跑到前面给他点支烟。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凌虹波